

新 一 年





(革 命 故 事)

九 江 地 区 文 艺 站 编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新 一 户

九江地区文艺站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.875 字数7万

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44 定价: 0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革命故事八篇，以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内容为主，其中有反映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故事，有描写社员与旧传统势力，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故事，有赞扬农村干部以身作则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故事，等等。这些故事通俗易懂，语言朴素，可读可讲，富有农村生活气息。

封面设计：郭秀庚

插 图：郭秀庚 钟文斌

目 录

新一户.....	徐文莲 (1)
一块砧板.....	罗时叙 (10)
猛队长的“助手”	徐国泰 (20)
探亲代表.....	丁联洪 (30)
县委书记搬家.....	孙自诚 (41)
连心潭.....	邢久模 潘治富 (48)
闹“祖堂”	黄润祥 (63)
闸口小哨兵	徐文莲 (76)

新 一 户

徐 文 莲

今天讲的故事叫“新一户”。说的是枣岭村里的一桩事。

枣岭村有个姑娘，名叫柳春。谈起这个柳春，可是个远庄近村很有名气的人物。一九六八年，柳春高中毕业后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从上海来到地处偏僻的枣岭村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初到枣岭村时，有人试探着问她：“小柳子，你千里之外来到我们枣岭，不想家？”柳春笑着回答：“祖国处处有亲人，想啥？离上海远了，可离北京城近啦；离爹妈远了，离贫下中农近啦。”虽说答的三言两语，可枣岭村的贫下中农听了，笑在脸上，喜在心里。

今朝且不说柳春姑娘这几年在贫下中农帮带下，思想觉悟高，庄稼活儿门门会，针线活儿样样精，成了实打实算的枣岭人；也不说柳春姑娘这几年看到同来的伙伴，有的进工厂，有的上大学，她不心动，不眼红，一门心思爱上了枣岭村。单说去年柳春姑娘在青年创业突击队里，与本村的一位叫林大柱的小伙子恋爱了。这林大柱是憨厚耿直，干活如虎

的庄稼汉。要问柳春姑娘为啥爱上了林大柱，这里不多说，后头自有见晓。

却说日子过得飞快。一晃眼，就要到“五一”节。“五一”节这天是林大柱和柳春姑娘定下结婚的大喜日子。可就在“五一”节的前一天，事情有了变卦。

这一天，林大柱赶车去社里拉化肥，回来的路上，遇见一老一少。走在前面的是位老大妈，这老大妈：身穿的确卡，脚上青鞋帮。头发有点白，身材七分胖，走路有点拐，脸色不好看。跟在老大妈身后的是个十六、七岁的小青年，他人精体健、兴趣盎然，正两眼好奇地瞧这看那。“请问同志，上枣岭走这条道可对？”老大妈不自然地笑着打问，林大柱点点头，心里生疑：“这老大妈看穿着不象乡下人，听语音倒象上海人。这莫不是柳春妈，从大上海赶来？”可他又摇摇头：“面前这老大妈走路一拐一拐，柳春可从来没见过她妈妈的腿不灵便。”直心眼的林大柱，从小山里生，山里长，走惯山路，脚板如铁，他根本没想到，这老大妈不是脚拐不灵便，而是脚上起了血泡。林大柱便向大妈说：“大妈，你车上坐，我来拉你。”老大妈见这小伙子待人热情，不由问道：“同志贵姓？”“姓林，叫大柱。”林大柱这一答，惊得一老一少睁大了眼睛，停住了脚步。只见那小青年脸上骤生三分喜，那老大妈脸上陡添三分气。“你……”小青年话刚出口，老大妈横瞪一眼，话被哽在喉咙里，吐不出，咽不下，胀红了脸。这老大妈却冰着面孔，紧闭双唇，两只眼珠在林大柱身上滚来滚去，弄得林大柱好不自在。

“砰！”突然一声枪响，从山边滚下一只长嘴大耳的怪

物，不偏不斜倒在路边。低头一瞧，是只中弹的野猪。抬头再看枪响处，只见从山腰上奔来一人。这人身着枣红夹袄，



头扎海兰毛巾，脚穿纳底布鞋，身材敦实匀称。左肩斜背药葫芦，右手紧握土猎枪。摘下海蓝毛巾，现出齐耳短发，枣红色的脸上，双眉挂笑，两眼藏神，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姑娘。要问这姑娘是谁，只见她朝着那一老一少惊喜地喊道：

“妈！小明！”“啊，姐姐！”那小青年朝前扑去。“妈，你真有口福。今朝轮我护青，正好撞上这头野畜牲在地里糟踏麦子，该它倒霉。”姑娘说着，风趣地笑了。……用不着介绍，大伙便知这姑娘、老大妈、小青年各是什么人。

柳春的母亲柳大妈今朝到来，究竟是赶来参加女儿的婚礼呢？还是另有他事？

这天晚间，柳大妈突然跟女儿“争吵”起来，有人一定责怪：这老大妈也真是，一来就有啥过不去的事呢？再说这柳春姑娘更粗鲁，在妈面前就是有理也该让三分，何况明天就是新婚喜日，当吵也不能吵哇，传出去多么难听。其实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有事就得吵个是非曲直才对，母女之间同样不能搞“中庸之道”呀！大伙不知情，这母女相“争”，正是为那明天的事。说句到底话，柳大妈对女儿这门婚事不同意。不同意？大伙又要问，柳大妈不同意应该趁早说，为啥今天才提出呢？这不是自己对着镜子给自己抹花脸，有心让人看笑话呀？原来呀，柳大妈打去年听说女儿这门婚事，心就想：柳春今年二十五岁了，应该找，可为什么要在山沟里找个庄稼汉呢？可是碍着在信上不便说，她指望女儿春节探亲时，把这事兜底儿亮出来。那些日，柳大妈费心盘算了一肚子的“理”，决意要把女儿劝醒来。谁知春节前女儿来了一封信，说是没空，春节不回来了。柳大妈真个气得牙根痛。

“唉，养大的女是泼出去的水，野在外头啦，忙得连探亲假也扔了。”她曾想到女儿这里来一趟，可是女儿住在那个枣岭村，同大上海隔上千里，不说眼睛看不到，就连地图上也找不出，谁知在那个山沟里。只记得女儿说过，一路上要经过大小车站几十个，乘了火车搭汽车，下了汽车还得步行几十里。柳大妈一想到这些，心里就象吃了支冷冰棒，消了念头。那料着，前两天柳大妈又收到了女儿一封信，听说女儿准备这“五一”节就要同林大柱结婚。这下子柳大妈肚里那个气就不必说了，她也顾不上车子难坐，山路难行，一路上眉不开眼不笑，携风挟火赶到了枣岭村。

且听这会，柳大妈冲着女儿嚷道：“一个吞文嚼墨的城里姑娘，张不爱，李不爱，大眼瞪睁的爱上了一个泥手泥脚的庄稼汉，你看这远远近近有几个？”

柳春回道：“多着呢。只要路子对，有一个开头，后头就不愁十、百、千……”

“哼，想得倒好，你不害羞，当妈的还感脸臊呢。”

“妈，你是该臊脸。你嘴里说的是有人想说不敢说的话。什么城里姑娘不能找乡下人，有文化的姑娘不配‘泥腿’。千句话说成一句话，就是瞧不起庄稼汉！”柳春越说越激动，愈想愈气急，“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瞧不起庄稼汉，胡说什么‘耕也，馁在其中矣’；资产阶级野心家也是瞧不起庄稼汉，诬蔑农民成天只知道‘油盐酱醋柴，妻子儿女’。妈你却也瞧不起……”

柳大妈打断女儿的话：“妈是林彪、孔老二那号人？”

“你不是那号人，可是受了那号思想的影响！”

“任你怎么说，反正这门婚事不能由你！”

“我认定要走的道，就是十牛九马也别想拉我往回走半步！”柳春针尖对麦芒，一句不让。

柳大妈本是个轻易不湿眼的人，这会却落下泪来，说：

“对啦，妈当白养了你这个女，从今后，一刀两断！小明子，我们这就走！”

“妈，你要走一个人走，我可可不走了。”小明在一旁早被姐姐感动了，他不满地盯了母亲一眼说。

这一来，柳大妈气得脸上的肉打起颤颤，对着儿子吼道：“这枣岭村是金地方？银地方？把你也沾住啦！”

没等小明答话，柳春道：“枣岭村不是金地方，也不是银地方，可它到底是祖国身上的一块肉。”

“哟嗬，地图上能找出大上海，你给我找出个枣岭村来？”

“怎么找不出？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在这里！”柳春手按心窝，自豪地回答，“枣岭村在我的心上，这张图你看着不着。”

柳大妈拍着桌子道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小柳春，瞧你在妈面前还有点做女儿的样子没有？”

“做女儿该有个啥样子？”

“听——话！”

“听话？难道叫我在你面前唯命是从，跟着你轻视工农？难道叫我为了个人所谓的安逸，去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？难道叫我忘记自己是个老工人的后代，往工人阶级脸上

抹灰？难道叫我放弃革命原则，对你这种旧思想听之任之，不挣不斗？难道……”柳春左一个“难道”，右一个“难道”，象挺机关枪，咯咯咯，达达达，震得柳大妈耳根发麻，耳底生痛，不相信站在面前的就是自己的亲生女，心里叹道：

“唉——女儿变了，变了！……”

有人又急着要问，柳大妈母女俩这一争一吵，那明天的婚事不是砸锅了吗？别急。常言说，火不拨不旺，理不辩不明。这母女俩“舌战”一番之后，柳大妈并没走。这晚她睡在床上，前思后量。想起女儿毕业后，领导分她进工厂，她却执意到农村。有一回，女儿摊着了上调的好机会，可以回城里，她却没回。前年，贫下中农选送女儿上大学，她又谢绝了。这回……柳大妈想着想着，“嘘——！”她重重吐出一口气，有如吐出一块石头，心里道：“女儿说的在理呀，她冲破几千年旧的传统观念，与贫下中农相结合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呀。我们工人，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，现在是新社会的主人呀。真惭愧，我就没女儿看得远，想的宽……”柳大妈想得心愧脑热，干脆翻身起床，唤醒柳春，母女对坐，推心置腹，一番长谈，直到天明。真是纵有歪理三千，敌不过正理一条，柳大妈的“心病”完全被柳春治服了。

既然柳大妈的“心病”已治好，那第二天办婚事当然是不成问题了。可是不成问题又偏偏遇上了特殊情况。为啥？柳春大清早到队部去，见老队长手捏电话筒，口里在自语：

“呀呀，这这这特殊情况碰上了特殊情况……。”老队长急的直搔头皮，只因是县里打了一个紧急电话，说是为了欢迎又一批知识青年来农村，县里准备晚上召开一个欢迎会，特

地聘请柳春去给知识青年们谈谈自己扎根农村的体会。办婚事遇着了要开紧急会，这还不是两个情况特殊吗？老队长还在拿着话筒犹豫，柳春一手夺过话筒，喊道：“柳春马上就來！”

半上午，柳春赶到县里，欢迎大会却在召开了。不是说的晚上开吗，怎么提前了？原来是知识青年们到县城一下车，就提议要到扎根的最前线去过“五一”节，所以欢迎大会提前了。在欢迎会上，柳春意外地遇见了一位老师傅，这位工人老师傅是谁，大伙没想到吧？他就是柳春的父亲柳大伯。柳大伯怎么来到这里？半月前柳大伯参加了知识青年家长慰问团，到农村巡回慰问，今天恰好到了这个县。真是拣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今日，柳大伯走来就遇上了女儿办婚事，还不巧！

不说柳春在县里开罢会，与柳大伯一路谈笑风生，回到枣岭村。只说这天晚上，在柳春刚搬进的新房里，装满了枣岭村的男女老少，好一派热闹气象。在婚礼仪式上，党支部书记谈移风易俗好榜样，柳大伯忆苦思甜谈路线，柳大妈批林批孔挖修根，小俩口在毛主席像前表决心，真是又热闹，又简朴，又有意义，很多小伙子、姑娘们都决心以后也照这么办。

小俩口的一场婚事就这么红红火火的在笑声中度过。可是有人问道：你这洞庭湖里吹喇叭，“新一户”指的是哪里哪（喇里喇）呀，可就是柳春这小俩口子建立的新家庭？是。不过，铁锤敲锣另有音，这“新一户”还有一层意思，因为柳春小俩口子婚后才只几个月，眼下家里数来数去竟有五口

人，咋回事？原来是柳春的弟弟柳小明初中刚毕业，他主动要求到枣岭村插队，再说柳大伯早就是一名退了休的厂外工人，前些日子，领导上三令五申，不准他再进厂干活。柳大伯当下心里琢磨：“不让我进工厂干活，我呆在家里吃闲饭可不痛快，干脆去枣岭村，帮助女儿队里守个果园，护护林子还行。”他把主意对柳大妈一说，不料柳大妈一掌推得老头子打个趔趄，“呀呀，不是为的这个老头子，我早就到女儿那里去给队里看个猪呀鸭的去了罗。”老两口心上的锁匙对准了同一把锁眼，于是俩人也高高兴兴来到了枣岭村。

故事讲到这里该完了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大伙若是有空，顺便到枣岭村来看看，村东头那棵大红枣树下的一栋新房子，就是“新一户”的家。

一 块 砧 板

罗 时 叙

江南幕阜山区九十九峰里，有个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九霄岭。在九霄岭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学习室里，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砧板。哎，有同志问了，这读书、学习的地方，挂个切菜斩肉的砧板做什么？要问这来由嘛，还得一五一十，从头说起。

一九七四年深秋，省城十五个知识青年到九霄岭来当社员啦，贫下中农不晓得有几欢喜，关照得真周全：有的送来了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，有的送来了好钢口的板锄，有的送来了白帆布的垫肩，有的送来了粗黄麻的草鞋。烈属余公公早就做好了一块长方形的枫树砧板，可他老人家因为旧社会吃尽了苦，害了风湿，小青年进村那天，寒腿正发得厉害，走动不得。正好生产队长何山石挑着担子到知识青年班去，余公公便对何队长说：“山石呀，把这块砧板也给捎上吧。”何队长接过砧板一看，好砧板啊！长方形的，不大不小，崭平崭平。他把砧板放进箩里，说：“你老真关心啊！”

且说何队长挑着担子经过中农金阿四的门口，忽听有人

喊了声：“哟，那不是何队长吗？又忙什么哪？”随着话音，一个中年妇女走出屋来。谁？金阿四的老婆吴艳姑。这吴艳姑往箩里瞧了瞧，说：“哟，尽是猪肉、鸡蛋、白菜什么的，是走亲戚吗？”何队长说：“都是社员们送给知识青年的哪。”吴艳姑拿起箩里的那块砧板，赞叹地说：“嗨，连砧板也有了。你们当干部的想得真周到啊。”何队长解释说：

“这是余公公特意给知识青年做的。”吴艳姑一听，向屋里喊道：“阿四呀，你看你这木头人，社员们都给知识青年送东西，你怎么就想不到哪。还不快点带何队长到菜园里，拣几棵最大的白菜，表表我们的心意呀。”吴艳姑也不管何队长同意不同意，一把扯下担子，硬把他推进屋里。等何队长一走，吴艳姑望着那块砧板，眼睛“滴溜”一转，也急步奔进屋去。

何队长从菜园里出来，把几棵白菜加进箩里，挑起担子，来到知识青年班。知识青年一见，真是个个感激。就在这时，又只见几个社员说说笑笑地抬着一张崭新的乒乓球桌走了过来。

知识青年李小虎、马任驰是学校的乒乓球冠亚军，一看到乒乓球台，高兴得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：“呀！乒乓球台都有，贫下中农想得真周到啊。”一个社员说：“不，是漆大伯提议，他和我们一块儿做的。”“漆大伯！”知识青年齐声喊道。只见九霄岭生产队党支书漆大伯手拿一叠油印本子，大步走过来了，你看他，面色如经霜的枫叶，两鬓略有花白，身板象顶风抗雪的高山青松一样硬朗。他那双满是老茧的大手上，还有油墨的痕迹。漆大伯望了望一个个满面红

光，生气勃勃的小青年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年轻人爱运动，到山里来，有空也好打打乒乓球。再说，有个球台，还可以围坐着看书学习，捏捏笔杆。喏，这是队里编的批判《三字经》的文章，发给你们一人一本。你们来了，就写个第二集吧。”小青年手捧着散发油墨芬香的本子，看看油漆得亮光光的乒乓球台，心里象抹了蜜一样甜。

进村的当天下午，小青年就跟贫下中农到龙门嘴电站工地清基。马任驰值班弄饭，他提起一篮白菜去泉坑洗，这时，正好吴艳姑也来洗衣服，她笑着对小马说：“我来帮你洗洗。”小马说：“不，我自己来。”吴艳姑说：“别在意。你们读了十年书，墨水也用了一塘，还愿到山里来，思想好哇。嘿，能动手帮帮的，我也不能躲开呀。”边说边帮着洗起来。小马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了，大婶。”吴艳姑说：“做这点小事不值得谢。往后缺根针，少根线，尽管说。”小马心想，这位大婶，还真够热情的。

一眨眼，知识青年到山村有十多天了。节令刚到立冬，九霄岭就下了一场初雪。但龙门嘴工地却依然热气扑面。你看，知识青年和社员一起，挑沙抬石，号子一齐喊，脚步一齐提，脚跟一齐落，一步一个脚迹窝。贫下中农看着这群朝气蓬勃的新农民，心里甜丝丝的。何队长高兴地说：“搞了批林批孔这么大的运动，这广阔天地里的新苗儿，是风调雨顺，只管长了。”漆大伯一听，说道：“真有那么简单吗？”他指着岭上那披着冰雪的松林，说：“你看看那一排排小松苗，哪一年没经过几场冰雪的扑打？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，给新生事物的成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，但并非从此就风调雨